

谷长春 / 主编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东海沉冤录(下)

富育光 / 讲述 于 敏 / 记录整理

这是一部原在东海女真人中流传的秘史，这是一曲充满血泪恩仇的浩歌。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疆拓土的斗争中，东海女真人浴血奋战，屡建奇功，涌现出众多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更有许许多多扣人心弦、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谷长春 / 主编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东海沉冤录(下)

富育光 / 讲述 于 敏 / 记录整理

这是一部原在东海女真人中流传的秘史，这是一曲充满血泪恩仇的浩歌。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疆拓土的斗争中，东海女真人浴血奋战，屡建奇功，涌现出众多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更有许许多多扣人心弦、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海沉冤录/富育光,于敏编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2

(满族说部/谷长春主编)

ISBN 978-7-206-05474-7

I.东… II.①富…②于… III.满族—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IV.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719 号

东海沉冤录(上、下册)

丛书主编:谷长春

讲述者:富育光

整理者:于敏

责任编辑:邢万生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校对:李峰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55.75

字数:905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474-7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1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奴也赞同田田的分析，最后决定还是去找季广“老太平”。

求得“老太平”的帮助这件事商定后，三人又研究了怎么才能顺利地回到金山，以便早日接触月牙楼。娟娟说：“萨将军送来的信息非常及时、重要，谢谢你！我们必须在高家奴、曾家奴到达之前，尽快赶到金山，利用现有的影响站稳脚跟，想法儿除掉高家奴，以铲除祸根。否则，让高家奴得逞，他再与纳哈出联手，咱可要吃大亏了。豁大将军为报效大明，仗义以命承担了所有非他所为之事，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对杀人之举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不容任何人生出半点儿怀疑。即使纳哈出内心特别不痛快，也说不出什么来，给我们留在金山创造了有利条件。咱们就是要昂首挺胸走路，正大光明地出现在金山，惟如此，才能证明与都布多尔济之死毫无干系。若去晚了，或从此不在金山大寨露面儿了，反而辜负了豁大将军的一片苦心，等于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那可是再失策不过了。”田田接着表态道：“姐姐讲得对。若说起来，弟弟在金山有自己的人马，自己的力量，什么都不必怕，完全能做你的靠山。对金山掌印大将军的武功，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虽未曾同都布多尔济真正交过手，但在一起切磋过武艺，走过招儿，双方互有高低，父王对我的武艺一直是夸赞的。对平时与都布多尔济的武术相比，有人看做是：都布多尔济的武功剑法为‘武加武’，田田多尔济的武功剑法为‘武加谋’。所以，父王常向我们兄弟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武之术易拙，武谋之术易赢。’眼下纳哈出正是用人之际，都布多尔济之死，已使他失去了一员大将，肯定不愿身边的人再有谁远走高飞，分崩离析。说实在的，没有了都布多尔济，无形中使我与父王之间少了一堵高墙，以后在他面前会较以往受到重用了。”娟娟亦认为田田说得极是。

萨家奴听了姐弟俩的这番话，连连点头。觉得秉仁公主是真有眼力，看得深，看得透，田田讲得也蛮有道理。马上便转忧为喜，不再怕高家奴反叛了，不担心圆觉大师一来会打乱阵脚了，反而信心更足了。娟娟说：“凡事在人，事在人为，成事在天。谁把握住机遇，谁便是赢家，的确不能拖。曾家奴的西路大军很快就会到来的，此乃眼下的大敌，不可小觑。我们这里尽管人单势弱，万分不利，然而目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得赶紧返回金山。在金山尚处于紊乱不定之际，力争站稳脚跟，以图未来。萨家奴，不用担心，高家奴未到前，你仍可在此全力一拼。高家奴若来，不单你，就是我在金山亦无立足之地。不过萨将军，

能否设法找个可靠的贴己人，速去辽阳传信儿，让叶旺明了金山眼前的困境，请他们合力支援。说心里话，初来金山时，只以寻母为主。如今看来，解决辽东之地是重中之重，金山确实是个症结所在，不能放。惟有抓住金山，才可能扩大辽东地盘儿，已经是越看越清楚了，必须让马云、叶旺大哥他们尽快知道此事。”说完，从怀里解下了由京师带来的、朱元璋颁圣旨授命娟娟为武威安抚使的同时赐的令牌。拿着它，就有参赞东征军务的大权，这点萨家奴也清楚，娟娟把令牌交给了萨家奴。不管是谁拿着它去，皆等于是娟娟亲自到了辽阳，马云、叶旺自然会恭敬从命。

萨家奴接过令牌后，不敢耽搁，准备立即找人去送牌。转身刚要走，娟娟又说：“这样吧，萨将军，与其找人，不如你亲自去一趟。当马将军、叶将军的面儿介绍一下金山目前的情况更好，换个人去，怕讲不明白。”田田也附和道：“萨将军，我看姐姐说得对，还是你去合适，早去早归。”萨家奴说：“也好，那我就去了。”此事定下之后，萨家奴将见季广“老太平”之事托付给了田田，由田田向娟娟引荐。交代完毕，便同姐弟二人告别，田田又将自己的坐骑拨给他一匹。因路途遥远，有两匹马换着骑，不至于误事。萨家奴打马南下，娟娟、田田直接北上，向金山而去。二人回到金山大寨时，天色已晚，娟娟当夜没回金山总寨主府，而是在田田的府邸住下了。

说话曾家奴率领的西路大军正与田田、娟娟预料的完全一致，尚未到达金山，纳哈出也未得到任何信息。他还破例请金山大寨总寨主妙善师父、金山大寨掌印大将军田田多尔济等所有将领，到大寨议事厅，就是那日封赏娟娟的厅内欢聚。纳哈出摆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朗声儿说道：“本丞相由衷地欢迎总寨主妙善师父回到金山大寨！前些天，因用人失察，竟让叛逆之徒豁鼻马钻了金山的空子。一时间，真假难辨，人人自危，险些乱了阵脚。金山久受皇恩，承担着恢恢复元大业，任重道远。大家今后休提前事，当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我纳哈出继续践前言：‘爱子田田多尔济仍任帐前掌印大将军、统御金山各路兵马副总督办之职。经查，都布多尔济罪恶昭彰，不知悔改，死有余辜！现令原由都布多尔济统御的金山虎、鹰、豹、熊、鲸五路军权，交由田田多尔济和乌迪什平章执掌。’等大国师圆觉禅师与西路大军到来之后，将专门成立复元立国大都督府。到那时，

再设军师、总都督、副总都督，监军总都督及兵马、钱粮、总备六库都督府。”娟娟一听，纳哈出真要大干一番呢！眼下已把注意力放在了创建复元立国的大都督府诸事上去了，还是那么野心勃勃，不为小事纠缠，图谋与大明争天下。并把此次金山大寨所以发生杀人大案的总账都算在了都布多尔济头上，定他为“罪恶昭彰，死有余辜”，顺理成章地把事儿平息了，真个老奸巨猾！又觉得纳哈出这样做，恰是难得的好机会，可以尽快设法见到关键人物季广“老太平”，从他身上找到进入神秘的月牙楼之机关暗道。心想：“看来，揭开月牙楼的秘密已指日可待。”甚至认为若有了季广“老太平”的帮助，不一定非等师太和叶旺大哥他们来不可。与田田一起，凭我们超凡的武功，尽早进入月牙楼应该是不难的。

娟娟越想越美，越想越痛快，想得晚上觉也睡不着了。哪知道，好事多磨，凡事不会那么顺利。谁想到田田在找“老太平”联络时，竟未见到他人影儿。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老太平”心肠特别好，像个老妈妈一样，是个跟谁都不错的人。不但对楚绣绣给予了很多帮助，而且同纳哈出的第一夫人、江南的同乡卜夫人关系同样处得挺好，其长子都布多尔济还是由“老太平”夫妇从小侍候大的呢！在一次与明兵交战中，季广为了保护纳哈出的宝贝儿子，自己的夫人和儿子却被马踏而死，不禁号啕痛哭，昏了过去。纳哈出为此很是感激，安慰道：“季广啊，今后就让都布多尔济做你的儿子吧，由他养老送终。”这样，季广渐渐地喜欢上了都布多尔济，关心他，疼爱他，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最近听说都布多尔济被杀，季广心里难受极了，这些天来一直找大丞相吵着喊着要抓凶手。纳哈出本来不愿再提及此事，一说起来心情很不好，气不打一处来，十分烦躁。而季广天天不是逼就是磨的，要求必须替都布多尔济报仇，一来二去的便惹怒了纳哈出。而季广因与大丞相相处的时间长了，觉得自己有身份，有地位，对纳哈出家族有贡献，所以敢于顶撞，根本没在乎他生气不生气，仍然闹个没完。纳哈出实在没法儿办了，咋劝都不听，遂命身边的侍卫把季广软禁起来了，眼下生死安危不知，田田当然与季广联系不上了。娟娟得知此信儿，大失所望，很是上火。原以为有了“老太平”的线索，马上可以顺藤摸瓜了，没想到突然断了，办不成了。娟娟性急呀，不能只傻等啊，肯定得另想办法，琢磨别的道儿接近月牙楼。于是，表面平静地安慰田田说：“好弟弟，此事先缓一缓，忙你的去吧，容姐姐再想想。”娟娟是怕田田吃不住，不得

不这么说，把他打发走了。可嘴上劝着田田，实际上心里却是火辣辣的急呀，焦虑得坐不住、站不稳、吃不下、睡不着的。

单说这天早晨，天还没亮娟娟就穿衣起来了。出外练练功，打打拳，回来后读经文，做功课。诸事完毕，已到用膳的时候了。田田府中有一个老习惯，早膳大家不一块儿用，谁想吃可随时唤，由婢女端到饭厅，一伙儿一伙儿的，不用谁等谁。娟娟心里话：“这样好啊，我不去用膳，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是真吃不下，一点儿胃口没有，火上得厉害，再说心中有事儿不觉饿。既不想吃饭，又在屋里坐不住，烦闷得心里直发慌，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出门散散心。以前每回出去，都是由田田陪着，今天她想：“田田刚回来，有不少事儿需要去做。就是纳哈出那儿，从礼节上，作为儿子总该去探望一下，不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再说我一个人随便走走，一般人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怀疑什么。正好可借机秘密地探看一下月牙楼的地形和周围的环境，熟悉一下那个陌生的地方，人多反而不便。”想好后，出得门来，没去找田田，而是一个人向内城走去。

娟娟进了金山大寨的内城，好在有出入城的腰牌，很是顺利。先回到了同明月长老一起住过的绿瓦四合院儿，即纳哈出拨给金山大寨总寨主的住处。明月长老很有心计，自从拿了这套宅院的钥匙，便不要婢女和仆人。纳哈出几次带仆人来，都被她婉言谢绝了，说道：“我们是出家人，一世自己动手，习惯了。吃住很简单，没什么别样要求，不愿叨扰俗人。如果以后需要的话，再麻烦大丞相。”纳哈出当时显出很大度、很信任的样子，表示尊重师父们的习惯，也没派兵丁守院，全交由他们自己管理。于是，四合院儿从此只有娟娟、明月长老、李佑三人居住。外出的这段时间，大院儿是空着的。娟娟此次回来，特意在院子里站了站，走一走，给外人一个印象是四合院儿还有人住。其实，他们在这儿住着时，由于外头来的牧民进到内城看病很不方便，明月长老和娟娟只好经常住到田田那边去，四合院儿也就时常空着。所以，虽然空了那么长时间，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娟娟从院子里向外观瞧，见城内同往常一样，仍很平静。惟一有点儿变化的是，一队队巡逻的兵卒来来往往、走街过巷，比以前频繁得多，可能是由于相府里出现了凶杀案的缘故。娟娟看了一阵儿，又房前房后地绕了一圈儿，这才推门进屋，稍事歇息。举目望四周，见物思人，想到了明月长老、叶旺和李佑，不知他们眼下在哪里。满肚子的话没办法与亲人沟通，心里更觉堵得慌，

越发思念师太。后来在屋里实在呆不住了，索性一步跨出屋门，打开院门，朝前面的大丞相府走去。

大丞相府就在四合院儿的南边，四面高墙耸立，兵士戒备森严。细看那高墙，底部是泥砖结构，上方是密密麻麻的大圆木并排林立，风雨不透，坚固得很。从外往里看，啥也看不到。娟娟想：“在这块儿，一是观察不到什么，二是不能久呆，一旦遇到熟人不好。我是金山大寨的总寨主，尽管不认识人家，人家却见过我呀！要是传到纳哈出的耳朵里，容易引得他生疑。那么，如何能窥探到丞相府里的子丑卯酉、又能见到那座月牙楼呢？”正想着呢，突然，不知从哪儿飞过来几只喜鹊，在头顶儿盘旋着，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没成想由此却给了她启示：“哎呀，我要是只鸟该多好啊！高高地飞在空中，想去的地方都能去，也可以尽情地观察丞相府内的一切了。”奇特的想法只在娟娟的头脑中那么一闪，一个新思路便油然而生：“对呀，何不到城外选一高地，俯临远眺，静观院中之月牙楼呢？一日看不好，就两日；两日不行，就三日。必细细观之，只要认真察看，就能弄明白。俗话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嘛！”想过之后，觉得做成这件事更有信心了。她向周围一看，内城西边有座小山，山上长些树，觉得地势挺好，可以登高远眺。转身迅即返回了住地，推开院门进屋，脱下十分显眼的尼姑袍服，换上了一身儿在金山大寨最不打眼儿的、也是人们穿得最多的、最低级的兵卒穿的衣裳。什么兵卒最低呢？当然是城内扫垃圾的，即圾卒。他们夜晚专管打扫大寨城内各街巷，白天则要从寨内往外运送脏土、脏物和从寨外搬运泥沙垫城寨的道路。圾卒的构成很杂，男女老少皆有，全是纳哈出招募来的。倘若混于其中，任何人都不会注意，亦不易被认出来。娟娟索性扮了一个男圾卒，将蓝号坎儿衣裳往身上一穿，头上再戴顶头盔式的大黑帽子，乍一看，还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特别巧的是，垃圾的外送地点，恰恰在西山下。

西山是金山大寨旁边的一座不太高的山，因形状是圆的，当地人便叫它馒头山。金山大寨是建在草原上的，周围惟独这么一座山，上边长着草和松树。馒头山本是石头山，怎么会长草、长树呢？由于年深岁久，风吹日晒，石头已风化，再刮来许多土，当然就有草有树了，甚至有些高树。馒头山旁边有座墓地，埋了不少坟。经常有到山上送垃圾、推脏土的，也有往回拉干净水、烧柴的，还有上坟添土的，来来往往的人不少。由此看来，它正是处不易被人注意、又能较细致地观测丞

相府的有利地点。娟娟自来到金山后，早已发现了这座草原上突起的小山，只不过没到实地一游而已。

娟娟穿戴好后，没骑马，也没带随行的，独自一人徒步向馒头山走去。从远处看，山不算高，草木榛榛，有一些高树，却也郁郁葱葱。来到山下，从底往上看，由于全是石头堆积起来的，反倒显得挺高。仔细看那石头，没有小块儿的，几乎都是大块儿的，大得几个人抬不动。有的像一面墙似的竖立着，有的像大石板似的平躺在地上，有的石头上擦着石头，一层层的，擦得挺高。特别是有些石头已呈黄褐色，表面溜光发亮，真像巧夺天工的神匠磨凿出来的一般。还有些并不同别的石头连在一起，而是单摆浮搁着，风大时，甚有晃动之感。就是这些横倒竖歪的石头，成就了此座小石山。

说起山上的草与树木更是奇特，一簇簇、一团团的，都长在石头缝儿中，挺拔、茂密，就像有人故意插进去的一般。别看是一株株的小松树，却有极强的生命力，愣是把坚硬的石头给挤出裂缝儿来！娟娟一边看着，一边暗暗地赞叹：“人类的生存，不正像这小松树一样吗？你不让我生，我偏要生；你不让我长，我非要长。凭着难以估量的韧劲儿，在看似无法立足的地方，努力挤出生存的空间。那么顽强，那么刚毅，那么坚贞不屈！”

娟娟向四周望去，寻找着可攀援的路。待绕到山的南面一看，只见眼前有两块巨石，不少中等石块儿附着在周围，觉得惟独这里是登山的好地方。再细看，见那些石头有不少凸凹不平的台阶，显然不是人工凿出来的，因为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的还很光滑。可能是由于多少年来人们不断地从此处攀登，走的人多了，渐渐地便踩踏而成了。这时的天气开始冷了，有些草木已经枯黄，只有小松树依然葱绿，显得特别有生气。娟娟紧了紧衣裳，脚登着天然的台阶，一步步地攀援而上，好不容易爬到了山上的一块平地，发现地上卧着一块大石头。它就像将军的帽盔儿一样，扣在馒头山的上头，只有爬到巨石的顶端，才算到了山尖儿。

那么，从这里怎么能攀上去呢？娟娟仔细一瞧，发现巨石的表面也有很多深浅不等的小坑儿。于是便小心地踩着那些小坑儿，顺势爬了上去。到了巨大的盔石上头，呈现在眼前的，是长在石头中间的几株高大的松树。其中有两株已是多年的老树，挺拔粗壮，根部竟把那巨石扩裂出不少条沟来，你说树木向上生长的力量何物能挡！娟娟站在那儿再往

上看，见两棵从石头里钻出来的松树长得非常奇特。树干先是并排撑着劲儿往上蹿，伸展着直向天空，没入彩云之间，树根的根须却把石头牢牢地箍住了。长到相当高度后，再不往上长了，而是分道扬镳，向两边抻开平着长，你没见过吧？这还不算，其枝叶伸出一定长度后，又都往下弯着，很像将军帽子上佩带着的两条大盔带，鸟儿就从“盔带”之下飞过。当有白云飘来时，松树似乎也在天上游动一般，烟雾朦胧，若隐若现，有如仙境。娟娟越观瞧那两棵松树，越觉得有意思，长得真是太怪了。就像哥儿俩撑着竞比，看谁向天际伸展得最远，为人们搭起的天梯最高！

娟娟看罢，突发奇想开了：“我干吗在底下站着呢，何不爬到树上观察一番？如果骑在树枝干上，不就似飞鸟一样能俯瞰金山大寨了么？这样的巧夺天工，真得感谢上苍，高大的松树是特意为我娟娟准备的一个极好的登高工具呀！”于是，她拼着力气，铆足了劲儿，又往馒头山顶儿的松树上爬。爬呀爬，终于艰难地爬了上去，快到树尖儿时，早已满头大汗了。然而，由于山风不停地呜呜吹着，娟娟顿时感到了凉意，哪还顾得了这些？在树上瞅过来看过去地选择着停身的最佳位置。上下左右地比较、琢磨，最后挑中了一根直冲金山大寨丞相府方向的细树干，便大胆地爬了过去，骑在树枝上。这根枝杈不但在树的最高处，而且是馒头山之巅的巅峰。树干不是长些松枝儿嘛，松枝儿上还长些松叶儿呢，枝繁叶茂啊！人骑在天上飘摇的树干上，有枝叶保护，便于隐蔽。如不细看，很难发现松枝儿上有人。不过树枝颤颤悠悠的，往下瞧，是几十丈深的横陈乱石的山根儿。周围又没什么可保护的，骑在上面实在是很危险，像只飞鸟盘旋在空中。倘若抓不住树枝，一不小心掉下去，将直接坠入山下，必然会摔得粉身碎骨。可娟娟此刻想的不是这些，觉得选的地点太好了，居高临下，有松枝儿遮挡，是观察金山大墙内丞相府最直接、最靠近、最容易看得清的位置。虽然远一些，但凭借着非一日之功而练就的眼力，整个丞相府在她面前是一览无余。不仅看到了大墙内的来往行人、兵卒等，连牛、马、狗都看得真真切切。还能分辨出哪个是丞相府的议事大厅，哪个是马厩以及曾进去过的都布多尔济住的房子。可把娟娟乐坏了，心想：“真是佛祖保佑我呀，做梦没想到会在馒头山找到如此理想的瞭望哨！”

娟娟聚精会神地寻找着坐落在大丞相府内的月牙楼，她毕竟没进去过呀，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儿。心想：“既然叫月牙楼，其

中的什么结构一定是仿照月牙的形状设计的，找起来应该不难。”想着想着，竟脱口而出：“哪座是月牙楼呢？”话音刚落，便听耳边有人粗声憨气地接了茬儿：“那个靠东头儿刷白粉的小尖楼就是！”在高山上的旷野里，冷不丁听到有男子的声音答话，岂不吓人吗？惊得娟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随之忙问：“谁？”循声望去，左瞅右瞧地看了半天，也没找到，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跟踪而来，却不见他影儿，是谁呢？看来，此人的武功必在我之上，估计是隐蔽在树上。不然的话，怎么连一点儿声音都未听到、丝毫没有察觉呢？”又想：“我在攀登馒头山、爬上高树的时候，除了见到飞鸟，根本没看到任何人。这奇怪了，怎么回事儿呢，他是什么时候、从啥地方来的呢？”娟娟本能地用左手握住松枝儿，身子紧靠树干，右手摁在腰间，准备随时抽出阴宗双鹤剑，以防不测。她心中有数，即使是纳哈出的人跟来，也不用当回事儿。真的厮打到一块儿，凭自己的轻功，用大鹏展翅腾空术和腾空落地术，便可以从高高的树干上纵于半空，再以鹞子翻身接斛斗蹲身着陆，啥危险没有。

这里，说书人要向各位阿哥交代几句。什么是大鹏展翅腾空术和腾空落地术呢？大鹏展翅腾空术乃武术中特有的一种轻功，是按照雄鹰从空中向下俯冲捕捉蟒蛇、野兔、小鹿时的形态演化而来的。人头冲下，嗖地纵下来的动作，就是模仿雄鹰俯冲的形态。雄鹰是用双翅和尾部保持平衡和方向的，而人无翅膀，不可能以此来调整平衡，缓和冲力。只能在纵到离地不远时，以鹞子翻身接斛斗，把俯冲力缓和下来。否则可不得了，直接坠到地面，即使落到泥土上，也会摔伤，必须掌握好分寸。接着运用腾空落地术，即是在缓冲力量之后，选好地面急转身，翻两个斛斗蹲伏着地，再就势接几个滚翻，便可安然无恙地站在地上了。腾空落地术全仗自测要准，挑选不太坚硬、踏而不陷的泥土地下落，草木丛地为佳。落地时蹲身或就地连续滚翻，既能避免落地时重力大、直身晃动，又能双脚站稳，减少下坠力，不受伤害。只有这样，才能顺势站起，进攻、防御或施展新招术。

娟娟在做好大鹏展翅腾空术准备的同时，又往四周扫了扫，那人藏得还挺严实，仍未见影儿。心中暗想：“光听声音，见不到人，证明人家在暗处，我在明处，很容易遭到突然袭击，这可是武林中之大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离开危险之地！”刚一动，那人又开口了：“休要慌张，我不会伤害你，尽可坐稳。咱们都是佛门

弟子，自家人，放心吧。请抬头上看，我在你对面那棵松树的迎风枝干上，看到没？”娟娟在那人说话的同时，本能地按照他的指点，侧过头来，朝对面松树粗枝上观瞧。果然见到在浓密枝叶的掩映之中，有一个穿着山羊皮破褂子的人，蓬头散发，满脸污垢，胡子又黑又乱，眼角儿还挂着黄澄澄的眼屎。只有在说话时，才能露出两排白牙来，哎呀，那个脏劲儿就别提了。此人真怪，尽管山风呜呜地吹，树枝在摇动，却不用双手把着枝干，只是坐在颤颤悠悠的树杈儿上，如同盘坐在家里的热炕头儿上一样舒服。似乎平时经常活动在树上，对一切已经习惯了。要知道，一旦蹲不好、坐不实，便会前仰或后合，甚至跌入几十丈深的山下。可他全然不在乎，简直像粘在了树上，纹丝不动，泰然自若，实在是太厉害了。

娟娟可是头一次上这么高的树，两手紧把着树干还生怕掉下来呢，因此，很替对面的人捏了把汗。只听那陌生人接着说：“愚僧等候有时了，堂堂女儿身，为何扮男装？若是没说错的话，你该是在金山送走了三条人命的妙善居士、秉仁公主吧？阿弥陀佛，久仰，久仰！”仅仅几句话，把个娟娟听得一愣一愣的，吃惊不小，立刻警惕起来，暗暗思忖：“他怎么对我的情况摸得这么清楚？像是每天在给记账一样，都干过些啥，完全掌握呀！甚至比纳哈出的人了解得详细，不但知我女儿身，而且知我佛号和大明朝的册封。册封为公主事儿，在金山从未露过呀，他却得知了，难道是从京师来的野和尚？我杀过纳木扎勒台吉不假，那是许多人亲眼所见的。可杀都布多尔济和那个淫妇，任何人未看到，连纳哈出都云里雾里呢，他怎么会知道？这人是揭我的老底儿呀，究竟是敌手还是歹人，或者像他所讲是自家人呢？听口气不像是敌对的，倒挺像朋友，没看出有丝毫作对之意。到底是谁，为什么声称在此等我好长时间了呢？得好好儿问个明白，不能含糊。”想到这儿，马上反诘道：“敢问大师是哪位呀？仙乡何地，缘何知道我的名字？想必不会是为揭我的老底儿才来的吧？更不该玷污了佛号！烦请快快报上姓名来，为哪个宗派之人，是不是纳哈出派来的？还盯我好长时间了，做人应光明磊落，为什么跟踪窥视？言说等候多时何用意，能否见告！”说罢，两眼紧盯着对方。

陌生人听了娟娟这一连串儿不太友好的问话，仰脖儿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道：“多虑了不是？妙善居士，我的确盯你多时了，在你没上山、往这儿走的时候，便已经注意了。开始没看出是谁，后来见寻找

攀山之路，对周围又那么生疏，才知道肯定不是此地人，对馒头山也不熟。等你上了山，并发现那两只眼睛只看一个方向，一直盯着大丞相府，就猜到恐怕是为金山大寨的什么事儿而来，或许是专为月牙楼而至。从那时起，越发紧盯不放松了。妙善居士，不是我说你，把啥事儿看得过于简单了。俗话讲得好：‘人间风云叵测，处处暗藏杀机。’这句话难道忘了？看来阅历太浅了，做事难免粗枝大叶。在你攀援而上时，我早坐在树上等着了，还特意抖抖山羊皮褂子，意思是引起你的注意，告之在上山来之前，树上已经有人了。可你只顾找高处，根本没看对面这棵树，当然发现不了枝杈儿上有人，岂不是很大的漏洞？尤其是目不转睛地只盯着丞相府看，不是不打自招吗？太危险了。只身入虎穴，没有随从保护，让人一看便知，此人不是为游山，也不是为观看风光前来，而是另有目的。要知道，山前山后处处是金山大寨的人，有多少只眼睛在盯着你。假如今天的行踪被他们看到了，能允许这么做吗？即使长出十张嘴，又怎能说得清？朋友，我要是纳哈出的人，仔细想想，能有你的现在嘛，还能去破月牙楼吗？恐怕是月牙楼里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客人，那儿就是葬身之地了！愚兄说多了，罪过，罪过，望祈见谅。”说完，伸出右手施一揖礼。

娟娟听了陌生人的这番话，心想：“这个僧人可能真是自家人，讲得挺在理，而且苦口婆心，又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当时我确实是一心想着找个高处看看月牙楼，忘了注意周围的环境了，没防备有否盯梢的人。他讲得很对，只身一人处于危险的境地，应十分谨慎、小心才是。而我却处处疏忽、时时麻痹，以为到了荒郊野外没人注意。压根儿没想到可能会有敌对之人，正躲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窥察，更忘了师太多次嘱咐的‘处处留心皆学问’的话了。如此粗心大意，怎能办成大事呢？说我想事儿太简单、阅历浅，没错，事实正是这样。倘若陌生人是我的对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不实施抓捕，随便甩出一件暗器就把我击倒了，哪里跑得了？何况是一个人上山，周围又没人保护，的确很险哪！今天真是挺幸运，碰到贵人了、一个好心的师父。俗话讲：强中自有强中手，还有强人在后头。别看此人外表像个乞丐，然而从其言谈可知，内在的修养很不一般，在外云游的经验非常丰富，应该虚心向人家学。”想到这儿，内心很是感激，忙抱拳施礼道：“大师，感谢您对我的教诲和提醒。不知大师是何方人士，为何关心我，是怎么知道对月牙楼感兴趣的？请再赐教。”娟娟这会儿的话可是变了口气了，谦虚、恳切地向

对方求教。陌生人说：“容后再相告，来日方长，先说说眼下最关心的事儿。在你呆的树干上，只能看到丞相府的轮廓，想观瞧月牙楼，方向不对。只有坐到对面的松树上，才能看清在丞相府东南角儿的那座白色的小尖木楼，那便是月牙楼。惟有在我这个位置上，才能瞅得更真切、更仔细。你坐的那块儿倒是也可以，但下边的活动，因有其他房子挡着，看不清。请你过来吧，一看就知道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说着右手抓住一根粗松枝儿，全身用力往上一拔，随之站了起来。娟娟一看，大吃一惊啊，原来眼前的和尚竟是位身残之人！不但左臂已经断掉，那只羊皮袖筒儿是空的，而且看样子左脚也有毛病，在左胳膊窝处，绑着一支铁拐杖，用以支撑身体。虽然树干挺粗，但他站在那上面，只能用右手把着松枝儿往边上走，仿佛在高空走钢丝一样，够吓人的。常人两手把着树枝走都不易，左摇右晃的，何况一个残疾人？可他走得却是那样的轻松、自在，动作十分灵敏。左胳膊窝下的铁杖挥动自如，真像原来长在身上一样，只几步便挪到了树干的另一侧并坐了下来。看起来，此人是树上的常客，哪块儿能坐，哪块儿能走，哪块儿可以作为歇息之处，皆了如指掌。

咱们刚才说了，娟娟是第一次爬这么高的树，不用说踩着树枝站着，就是坐在那儿，也不那么稳当。当听了陌生人的介绍，又见真的为自己腾出了地方，觉得应该过去看看。可她走不过去，没那个能耐，咋办呢？只好骑在粗枝上，用双手支撑着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先挪到主干上，然后慢慢骑到了对过那棵平行生长的松树干上，再挪到原来陌生人坐过的枝杈上。娟娟坐在那儿，两手把住树枝，按僧人指的方位望过去。果不其然，此处正好避开了遮挡的房舍和帐篷，大丞相府里的整个景象一览无余，白色的小木楼也映现在眼前，地上有些巡逻之人走来走去的。见月牙楼共有三层，第二层的四面都有窗，为圆形的，楼顶儿是尖形的。娟娟正仔细看时，那个师父介绍道：“之所以叫月牙楼，是因为楼上面的那个小尖塔是由八个雕刻出来的月牙板拼成的，楼顶尖儿就像月牙的牙尖儿一样，结构独特，式样美观。在树上瞧月牙楼，惟有你现在坐的位置是最好的，别的地方也能看到，但不清楚。不过妙善居士，光在上面看不行，所见到的全是浮光掠影，水中月、镜中花。只能知其外表，里边的细情没法儿掌握，知标不知本，无济于事。要想详细了解月牙楼，还得动动脑筋，想想其他办法。不如随我来，请到寒舍坐一坐，可否赏光？”娟娟心想：“同此人萍水相逢，原来根本不认识，

人家却十分热心。不但指点你怎么观察月牙楼，而且还告知了月牙楼顶部的结构和名字的来源，想必对此楼挺熟悉。开始以为没人能接触到月牙楼，后来萨家奴给介绍了‘老太平’，可惜老人家出了事儿，没见着。正犯愁呢，要不说吉人天相呢，让我碰到了一位师父，还真知道不少事儿，此乃天救我也。他方才说了，只看不行，那是知标不知本。紧接着便邀我到寒舍一坐，莫不还有更多的情况告之？这可是求之不得啊！不过自己是个女儿家，突然去一个陌生所在好不好？别有什么意外呀！”转念又琢磨：“此人肯定不是纳哈出的帮凶，尽管身份不清，至少是个热心肠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解月牙楼，不妨随他走走，何惧之有？”于是，爽快地答应道：“当然可以，谢谢大师！如果方便，愿随您前往，请！”

陌生人一听娟娟同意去了，边说：“那好，咱们走”，边用左胳膊窝夹住大铁杖，右手抓住高处的松枝站了起来。而后麻利地下得树来，双腿一跃一纵地从这块大石头蹿到那块大石头，连环弹跳着，铁杖悠动着，啪啪啪碰撞着山石，像只奔兔般从山巅下到了山间的那块平地。娟娟的速度虽然没有人家快，但毕竟武功不错，紧跟在后面跳跃追随，很快也赶到了。从下山的情况看，僧人对馒头山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了，甚至踩哪块石头都像事先设计好了似的，准确无误，动作迅速。此刻娟娟才看清，眼前体貌十分丑陋的伤残和尚左眼失明，身上穿的山羊皮褂子和山羊皮翻毛裤全破碎得不成样子了，快成皮条儿了。左臂从腋下全无，右手臂和双腿肚子裸露着，只剩一只右脚，脚上穿着狍皮爪子的棲克密^①。左脚已经没有了，是在腿骨下的脚腕处，包着一个大布球子当脚。浑身被寒风一吹，皮肉冻得红红的，红里透紫。就是这样一个单目、单臂、单足的怪僧，却能轻松地攀上高枝，灵巧如猿猴；下山时，如履平地，行走如飞，不太神了吗？不能不令人瞠目、感动，甚而敬佩得五体投地！

陌生僧人在前边一颠一拐一瘸地晃荡着走，娟娟紧随其后，转过几道弯儿，便在一个大石头缝儿前停下了。僧人回头说道：“委屈你从石缝儿进去，跟我来。”石头缝儿不算宽，好在娟娟长得苗条，能勉强紧贴石壁一点点儿往里走。走着走着，里边宽敞了。原来石缝儿不是直的，而是拐了弯儿的，只有进到里面，才见有个大石洞，外面一点儿看

① 满语：矮鞣儿靴子。

不见。石洞中搭张床，上面铺着行李卷儿和獾子皮、狍子皮等。床头儿那边的地上摆放着碗、筷、盆和桶，桶里面有水，可能是饮水做饭用的。在石洞一角落处，有个小木架，上面放着一块木板儿，板儿上有几本佛经，还供奉着如来佛、观音的铜像。有香炉，里面插着香，香烟缭绕。地上铺些木板子，两只新打的山鸡挂在钉于石缝儿中的木橛子上。洞中虽暗些，但不潮湿，显然这就是大师的住处了。

因为有客人来，所以僧人特意端过两只兰花儿碗，放到了娟娟面前，说道：“请妙善居士尝尝鲜，都是馒头山的东西。”又指着其中的一只说：“这些榛子和葡萄全是我采的，吃吧。噢，对了，那个碗里装的没见过吧？是油炸黑球子。”娟娟一听，犯寻思了，什么是油炸黑球子呀？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来，转过脸愣愣地瞅着陌生僧人。僧人笑着说：“你还别看不起眼儿，这可是大有补养的好东西，乃馒头山中的拳头蛛，由于蜘蛛长得像拳头那么大而得名。把它抓回来之后，用油一炸，嘿！稀酥咋吧脆，越嚼越香，而且解大毒。若常吃，住在山洞里不招蛇，也不怕毒蛇咬，还不生毒疮疖子，可却百病呢！”说完，拿起一只油炸黑球子就放进了嘴里。

娟娟看了看碗里那黑不溜秋的东西，没敢动。可僧人一再让她尝尝鲜，盛情难却呀，只好伸手，拿了一粒儿葡萄放进嘴里，边吃边问道：“大师，您怎么住在这儿，原来家在哪儿？何以对我知道得那么清楚，能否告之？”僧人说：“既然问，我也不客气了，叫你妙善吧。金山大寨是我的家，又是扬名和败落之地，身世说起来话长了，是悲愤交加呀！我是真不想讲，一讲便勾起了对旧事的回忆，十天八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像闹了场大病一样。全仗一位大师相救，予以疗伤和抚慰，才逐渐淡忘了往日的冤仇。我住在这儿已有年头儿了，是金山大寨的人，参与了月牙楼的建筑，对此楼的构造再清楚不过了，很多建楼的材料都是由我一手帮助操办的。月牙楼建成以后，纳哈出怕将来参与建楼的人吐露出内情，就把他们一个个地分批裁走了，我自然也在其中，并遭到了不测。今天你来了，咱们还是唠正事儿，我的那些经历会有攀谈之日的。”娟娟不愿勉为其难，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僧人见娟娟不发问了，打了个咳声，接着言道：“说来，我住进山洞已经三年多了，除了师祖，别人谁都不知道。可以说，你是进我住处的第一人，也是惟一知晓此山洞的人。在这里，每天的作业、功课除了读佛经之外，便是练功。从山下到山上，需往返百次，主要练攀山功。

因馒头山的山巅系我的练功之地，所以对此山渐渐地特别熟了。别看腿脚不好，缺胳膊少足的，眼睛还瞎一只，却行走自如，闭着眼睛能知道该登哪块儿石头上山。尽管是一个身残之人，然身残心不残，我有仇家、我有恨啊！妙善哪，非常感谢你的仗义助人之举，挥刀杀死了作恶多端的都布多尔济，还有那个小淫妇，他们是自食其果呀！我高兴，太高兴了，除了心头之恨啊！”娟娟听后，茫然不解，问道：“难道大师父认识都布多尔济和无情无义、抛弃郎格泰的女人？”僧人没出声儿，似乎强忍着什么，反身走到了洞口。当转过身来时，娟娟猛然看到他的右眼含泪，眼中直冒火！停了停，僧人遮掩道：“噢，噢，我不认识他们。只是无意间听到人们的议论，才知道了这件事儿，再说那郎格泰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咱不提他。别看我不下山，却十分清楚，真正和金山势不两立的，是大明朝的英雄好汉，便无时无刻不在盼着朱元璋的人马快些打进来。只要他们来，我会帮忙的，相信早早晚晚大明一定能攻取金山、打败纳哈出。要破金山，必破月牙楼，因为那里对纳哈出是至关重要之处。至于多么重要，眼下说不好，只听说楼里藏有元顺帝的不少遗宝，是金山大寨的心脏。因此，我天天于馒头山等你们，企盼大明天子派人来。虽帮不上大忙，但起码能指给他们一个惟一方便窥视月牙楼的地方，就是今天告诉你的那个位置。可不是很容易选的，而是一棵树一棵树地攀缘，精心对比、琢磨，才挑选出来的最佳观测点。还好，总算没白等，按照师祖的指点，果不然今天等来了妙善居士！”说完，又走回到娟娟跟前。

听了僧人的话，娟娟既惊诧又激动，猜想他的身上肯定有一段儿鲜为人知的故事。庆幸这样一个仗义之人偏偏被自己碰到了，真是来得早不如赶得巧，老天不负有心人哪！便笑着问道：“大师父，能否讲一讲馒头山？”看似语出漫不经心，实则有意将话头儿拉了回来。僧人说：“好，既然想听，那我讲讲。馒头山的故事很多，有的特别生动，有的使人增强信心、鼓舞斗志，也有的令人凄恻，其中就有一曲英雄的悲歌。说的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将军，征战疆场多年，有万夫不挡之勇。其箭法，在大漠草原数百里之内，没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盖世无双。后来，在一次剑法比赛中，得了一草原美女。这下可给他招来了大祸，做梦没想到从此被恶人无端地忌妒和欺压。大将军哪里咽得下横草呀？一气之下不想活了，遂以一死了却残生。也是命不该绝，在他被抛至馒头山下的乱尸岗子后，恰让一路过此地的游僧看见了。伸手试了试鼻